

“所有移民迁徙原因” ——由《美国情人》看新移民小说的 现代内涵与叙事创新

程国君¹ 韩云²

(1.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2. 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 水土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43)

摘要: 新移民小说《美国情人》是一部书写自我及其自我实现的小说。它紧紧围绕现代移民迁徙的现代性内在动因,书写了新移民全新的价值追求。该小说对于新移民文学叙事的突出贡献在于:一是描述了当代新移民之所以“新”的内在精神底蕴和人类探险性品质,把移民书写从简单写实的经历及其历史反省书写转换到其心灵史和哲学的高度挖掘上,从而推进了新移民文学思想内涵的深入;二是展现了以家庭支离破碎、女权盛行、性自由、大众物欲膨胀和孤独的人群为特征的后现代语境——离散社会下一代女性新移民复杂的自我实现、心理追寻及其走向全球化的历程,从而使新移民文学审美内涵获得了提升;三是该小说的电影叙事模式的创造及其叙事意象(影像)的创设,既为新移民叙事传达知性化的深刻思想探索了全新路径,又为现代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深刻提示。由《美国情人》可以充分了解新移民文学发展的独特动向和美学向度。

关键词: 《美国情人》; 移民心灵史; 自恋艺术; 文化融合认同; 电影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5)01-0007-07

DOI:10.13764/j.cnki.ncds.2015.01.002

“没有人类的探索和转变,就没有现在高度发达的我们。不,应该说没有那第一个爬上陆地的鱼儿,就没有现代的我们。”“寻找机会实现自身价值为所有移民迁徙原因之一。”^{[1] P65} 与《地母》《金山之路》等新移民文本不一致,也与《扶桑》《金山》《巨浪》和《情徒》两样,《美国情人》紧紧围绕现代移民迁徙的现代性内在动因,书写了新移民全新的价值追求,展现了当代新移民之所以“新”的内在精神底蕴和人类探险性品质,把移民书写从简单写实的经历及其历史反省书写转换到其心灵史和哲学的高度挖掘上,从而将新移民文学引向了更为深入发展的境地。

新移民文学在当下得到繁荣发展。2014年,南昌大学“首届中国新移民文学研讨会”获奖的10名新移民文学杰出成就奖的作家是这一文学思潮的引领者。其中,吕红以她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对于现代

移民史、现代移民精神历程和华文文学发展及其研究的了解,对于世界电影艺术、艺术观念的独特理解——视自恋和宣泄为文学的本质的理解和作为一个现代女性新移民具有的“在场”性经历以及现实生命体验的创作主体身份优势,对新移民叙事内涵的丰富和叙事的探索就极有文学史意义。

一 从水莲到芯: 新移民全新的价值寻求

《美国情人》这部新移民小说是“旧金山作家群”重要作家吕红的代表作品。与该作家群的主要作家曾宁的《地母》、黄运基的《狂潮》《巨浪》、沙石的《情徒》和穗青的《金山有约》等比较,这部作品在移民叙事内涵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变化。《地母》等是过去的移民史和移民光影的摄掠与书写,《美国情人》是对于当代新移民“移民”动因与文化认同与

收稿日期: 2014-1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华文学》杂志与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13BZW134)。

作者简介: 程国君(1964-),男,甘肃武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韩云(1984-),女,陕西西安人,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文艺美学研究。

融合的书写,后者把移民叙事从“淘金梦”的书写转换到了新移民的现代性寻求的路径上。

这些作品的故事都发生在移民之都——美国旧金山。先看曾宁的《地母》。这是一篇反映旧金山华人生存历史今昔(访地母庙的此刻,第二夜,第三日,又到了秋天与1849年,1900年,1906年对比)变迁的短篇小说。它以“我”(伊人)访问旧金山唐人街的“地母庙”为线索,通过“我”与80多岁的老金山孟婆婆以及阿平、阿伯爷爷的对白,将“我”之现在好奇探索和“我”的梦幻交叉重现,将“我”变成水莲,描述了旧金山早期的女性移民——一个名叫水莲的妓女帮助早期华人如阿良、小栓子等的平凡而无私的献身精神、行为,反映了早期移民在异乡与不同族裔冲突中的复杂命运变迁,也用今昔对比的方式,反衬了“我”和阿平等现代金山新移民对于自身及其历史的深刻反思。

孟婆婆和阿伯是小说中两个神秘而诡异的早期移民人物。首先,孟婆婆是一个穿越历史、看透前世今生的智者与鬼一般神秘的人物。是她叫“我”最终明白“‘今世的地母,只能是一个为生活所迫、远嫁他乡的软弱女人,与前世的区别不大。’我无言以对,我不知道我是谁?我是水莲,我是地母,还是一个陷身不如意婚姻‘围城’的普通女人?孟婆婆扫视长无尽头的唐人街‘别死守百年前的东西了,该忘的还是要忘掉。’”^{[2] (P19)}其次,老阿伯这个旧金山的早期移民,现在尽管是旧金山历史的守护者、地母庙的庙祝,但他最终却与地母庙一样,被一场大火烧为灰烬。他是一个守着前世今生的人,尽管他神志不清。《地母》通过这两个人物,书写了早期金山客,对于老移民命运作了反思。

《美国情人》则以芯为主人公,并以其为典型,全面展示了一个现代新移民的心路历程。芯是一个现代新移民。她在国内已经成家、立业。在国内文化人具有的一切她都有了,她还有更好的发展前途,但她却放弃一切,只身来到大洋西岸的异域——旧金山来闯荡。她知道,这个异域完全是一个陌生而未知的世界,环境、种族、语言、文明和文化与她所生活过的地方,距离异常遥远,但她还是闯进了这个陌生的世界——未知的世界来。初到异域,漂泊到西方世界的芯经历了身份的焦虑、生存的磨难、情感的多重折磨以及事业的多方磨难,最终找到了她的身份,获得了西方世界认可的杰出贡献成就奖,昂然站立在人生、社会 and 生命的高点上。最后,她“就像是沙漠中生命力极旺盛的植物——仙人掌,或人们所

形容的‘有九条命的猫’!即便在逆境中,仍能找到自身价值,焕发出独特的魅力”,成为凤凰涅槃般的女人之歌、华人之光。

与水莲不一样,芯作为一个新移民形象,能够在陌生的西方世界生活下来,关键在于她的移民动因的支撑“彼岸的追寻”和“寻找机会,实现自身价值”:

人,从呱呱落地开始,就以口鼻眼耳去感觉和观察;手脚去触摸;用车轮纵横四方,用独木舟、轮船、潜水艇穿越横渡江河湖海,飞机穿越云霄,火箭卫星太空船穿越大气层,向着宇宙无穷无尽的未知去探索。人类不停地求索,爬过一山又一山,一岭又一岭。既探索可感知的,又探索难以明了的四度空间、负微粒和黑洞……

寻找机会实现自身价值为所有移民迁徙原因之一……

……人类和动植物的探索和转变,都是周围环境逼的,但人类有思维,有动植物无可比拟的主观能动性。从一个人自身的发展来说,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优胜劣汰会越来越逼近每一个人。要战胜对手,获得成功,你必须探索其中的秘密、规律……当然,做出探索的同时,牺牲是难免的。鱼要想飞向天空,少不了为此窒息死亡的,鸟要想生活在水中,少不了溺死的。人类要想获得真理,少不了做出牺牲的……^{[1] (P28)}

“人们是否能给自己忙乱的生活找到一个意义?一个精神的支撑点呢?比如研究历史,寻找爵士珍宝,追逐梦想或一个活法,还有写作等等,都是生命价值的寻找和超越。在身份寻找和转换中,完成自我超越……我之所以写作,是为了抓住那流水一样的时间,让孤独的灵魂有所支撑,有所依托。写作会让人自由。当人为现实卑微所驱使时,是没有尊严的。写作,却可以让灵魂抵达现实达不到的深度和广度。”^{[3] (P338)}

就是说,芯这些新的移民与水莲们已经不一样,有了新的移民动机,有了真正意义的现代追寻。芯等新移民的这种新的移民动因显示了这群新移民之所以“新”的内在素质——“追逐梦想或换一个活法”“完成自我超越”和“让灵魂抵达现实达不到的深度和广度”。她们的移民包含着对于自由的寻求、自我生命价值实现的善的目的,人性求变、求动

和求新的合理性,因此《美国情人》的意义也就在于,它详尽书写了具有这种动机的一代新移民移居现代化西方及其美国的心路历程,塑造了一批具有新价值追求的新移民形象。

就目前的移民叙事来说,反映旧金山华人移民历史及其生活的小说很多,黄运基的《奔流》《狂潮》、穗青的《佳丽移民记》《金山有约》就颇具代表性,是“大陆人、台湾人和香港人的错综交织的‘美国梦’”^{[4] (P66)}。但与这些移民小说与人物特写中的人物——移民相比,《美国情人》中芯们的“美国梦”具有新的内涵——改变,自我追寻,实现自身价值。这是新老移民的重要区别,也是新移民书写内涵深入的标志。因为芯这些现代新移民是在高度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在全球化及其文化融合发展的基点上新移民,具有别样的精神向度,所以,《美国情人》挖掘和表现移民心理动机,从而展现一代新移民奋斗的心理历程,是拓展了新移民叙事思想内涵的。这一具有伦理和美学制高点的移民独特心理挖掘为焦点的移民叙事,为移民叙事拓展了新的空间。通览小说整体,芯的心理辩解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因为事实上,除去序外,小说的94节几乎全是以心理辩白的方式展开。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揭示当代新移民内在的移民现实动因,逼真地再现他们内心迷人的风景,又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对于人的心理及其精神美学追求的准确把握而显示了新移民叙事审美的新向度。

二 “情人”: 女性新移民与“永远的追梦人”

《美国情人》的书写背景是1990年代后的美国旧金山。它书写的历史文化背景已经与过去的移民叙事的背景不同了:《扶桑》《地母》等的故事是在19世纪中期和旧金山发生地震的20世纪初,《金山》的背景是北美初期工业化时代的加拿大,而《美国情人》的背景则是20世纪末世纪之交的具有后现代语境的移民之都——旧金山。

什么是后现代语境?按照杨伯淑等历史学家的确认,就是“大众(离散)社会”:“发生在后工业化时期的家用电器进入寻常百姓家,工作场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女权运动、性解放、妇女参加工作和政府有关政策的颁布实施,无不和离婚率的上升以及家庭的支离破碎有关。……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孤独的人群形成了所谓大众(离散)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和外部社会之间不再有缓冲区。他们直接暴露

于外界世界或压力之下……在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他们的全部生活好像都已经‘麦当劳’化。这些离散大众不但机械而且越来越依靠他人的导向,其结果是社会成为‘单维’社会,组成这个社会的大众也成为‘单维’人。”^{[5] (P127)}《美国情人》中的旧金山就是典型的“大众(离散)社会”:“跨美金字塔矗立在蒙哥马利街,素有旧金山地标之称,白色的尖尖顶几于刺破青天。据说那曾经是密西西河以西最高的建筑。塔内办公室豪华,有律师、商人,主流报社。据说前个世纪,马克吐温在此遇见他作品中的原型;辛亥革命先驱孙逸仙,就在大楼的一间律师办公室酝酿起草了那份改变命运的宣言大纲,而今,巍然矗立的巨型建筑,每个门窗,每个墙壁,甚至每段路径,似乎都有前人足迹和豪情万丈的印痕。……迷瞪中不知怎么就转到了百老汇红灯区。路边的霓虹灯招牌暧昧地闪,裸体女人的轮廓时明时暗;性感的金发美女巨照透过薄薄的一层玻璃橱窗妖冶地挑逗着行人。色情脱衣舞引诱着色眯眯的眼光。轻佻刺耳的乐声,在夜风中荡漾着。店内堂而皇之地摆着各种硕壮的器官、性感人体模型,逼真的要命。”

这个后现代都市,按照丹尼尔·贝尔的描述,就是“单独的个人各自追寻自我满足的混杂场所”^{[6] (P68)}。《美国情人》这部书写“单独的个人各自追寻自我满足的”小说,其场所正是这个“混杂场所”——离散社会。该小说借书写旧金山这个后工业化社会里的“情人”这一具有独特的内在文化张力的个体人类身份及其现象,塑造出了离散社会全新的新移民,展现了后现代化、后工业化时代的一代新移民的现代性自我追寻。

“情人”在离散社会的孤独的人群中存在具有别样的意义。《美国情人》以此为书名,以“美国”和“情人”这两个对于新移民文学来说具有独特意义的意象书写为主,其意图就是力图展示这种意义。西方社会很重视“情人节”,从少年以至老人,无不对其重视有加。这是这个离散社会里孤独人极其温暖的一天,“情人”也是这个冰冷坚硬社会里的温暖所在。通览小说,我们会发现,芯和皮特这对情人就是在生活、生命、内在激情需要意义上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至真情人。他们不是传统风流意义上的情人,这对情人全是“精神漂泊者”、这个后工业化时代的“新人”——为了在自由世界里更自由,走出家庭,蔑视婚姻,轻视性的社会伦理约束,自我感觉,幸福第一,为了自我实现的世界公民。比较而言,他们

显然已经没有惯常情人书写包含的那种否定性意义。他们移民的现代性动机昭示了他们本身存在的意义:

风从车窗流入,风景一一向后倒退。耳畔,妮娜仍在喋喋不休。其实,她一点也不喜欢美国,单调沉闷,比起上海的繁华和勃勃生机不知道差哪儿去了。国内人真是不晓得,拼命考托福和 GRE,以为出国真好,戚,纯属“洋受罪”!我现在只想把 MBA 读完,然后做个跨国公司代表,自由自在的“空中飞人”,高兴住哪儿就住哪儿,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芯若有所思,自由,究竟有无通行证?当告别家人,接触物质主义的陋习的青年男女,揣着希望怀着梦想,踌躇满志跨洋过海来美之后,莫不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冲击……“身份”问题,无形中左右了人的生存意识和生存状况。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成千上万非法移民甘愿忍气吞声做“三等”或者等而下之的打工者,总在眼巴巴期盼“大赦”?为什么人为自由而来,却偏偏陷入不自由之中。这难道不是人生悖论?……所谓排外意识、种族歧视往往是潜藏在诸多理由和借口之下的,并错综复杂地渗透到社会层面。即便你是入了籍,是有身份地位的美籍华人,但在老美眼中,从骨子里你还是异类。那些案例,或许正印证了卢梭的名言:人生生而自由的,无往却不在枷锁之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浩瀚的大海和无垠的天空,永远是追梦人的渴望。^{[3] (P11)}

就是说,芯这些以“情人”身份出现的新移民,她们移民而陷于人生的悖论,与投机性地为移民做情人不同,她们大多是为了自我实现才移居海外的,明知自由是有条件的,她们仍然追求自由,哪怕漂泊。她们作为“精神漂泊者”,体认到自我身份后,在如此多元的世界实现自我价值,成为她们不倦的追求。所以,由旧金山这个离散社会的背景决定,《美国情人》这部新移民文学潮流中涌现出来的新移民文学的扛鼎之作,它的现代性内涵就此得到彰显:它首先书写了后工业化社会里这群自我实现的人,考辨了她们移民的深刻的现代性动机,并对于她们给予了深切的赞美与同情——《美国情人》实际上是一曲新移民的自恋与自信的歌,因为甘愿情人,

其存在如此符合生命本真、人性之真。做情人,追寻情人,是在家庭支离破碎、女权主义盛行、性自由、性解放的语境下,孤独自我的新移民当然的选择和身心慰藉。本文认为,这是吕红以“美国”和“情人”为意象自信书写《美国情人》的潜在依据。作为女性新移民,她们移民的自我实现、寻求改变和寻找世界生命存在的新的意义的现代性动机,使她们具有内在人格的高度、伦理和审美的双重性的积极意义,因为“美国情人”与叛逆家庭、有违小城镇思维的中西体制下的情人完全两样!

所以,王红旗在《美国情人》序前评语中说“华人女作家的‘情人’写作是非常有意思的,值得关注。所谓‘情人’之作,关照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悲欢离合,感悟和升华到‘活出自己’的精神价值。会爱自己的人,才会去爱别人。过去,情感几乎是女人的全部,而今女人的‘情人’实际上是自己!”此论一语道破了《美国情人》的实质。《美国情人》是一部书写自我、书写自我实现的小说。因为《美国情人》借“情人”书写,整体上就是反映了现代新移民别样的自我追寻与自我实现的。事实上,正是书写离散社会的一批“精神漂泊者”与“追梦人”,使《美国情人》这部新移民小说具有同期新移民小说中没有的崭新的现代性文化内涵。

三 I am Chinese: 文化认同与融合思想

吕红认为“以敏感反映移民社会生活和移民情绪的海外华文文学,身份焦虑亦愈来愈多成为描述和深层开掘的主题。”^{[7] (P88)} 她认为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张翎的《邮购新娘》、啸尘的《覆水》、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和她自己的《海岸的冷月》《英姐》等,反映的正是这一主题。《美国情人》开头的“引子”就直接展现了这个主题。在这一节里,芯关于“I am Chinese”的宣称实际上为整个小说的叙事奠定了基础。按照拉康的象征秩序理论,“我是”就是说话主体将自我身份表达出来的明确语言所指。这里,“I am Chinese”的主体身份确认可以这样来理解^{[8] (P41)}。因为这一节书写的是芯作为一名小说家在夏威夷度假时在海涛中和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关于年龄、身份的相互指认,其中芯对于不同族裔对她身份的询问“Are you Japanese”的回答“I am Chinese”就是整部小说主题——身份焦虑和文化融合与认同的一个巧妙寓言:在身份认同、融合中确认自身的文化主体身份。该小说“引子”后的 94 节就基

本上以芯以及一批女性新移民的价值追寻进行叙事,从而传达了一代新移民的中华文化属性,以及一代新移民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融合思想。

93节是小说的倒数第2节。在这一节里,芯的个体生命的身份追寻终于获得了这样的认知。小说的86节,教授念着移民局来信“经审核你的申请已被批准”后芯和友人的电话对白与辨析,也传达了小说的基本思想“友人笑说,的确是个喜讯!有了新的身份,该将以新的精神在这个世界打拼……如今满世界都是漂泊人,比如北京、上海、深圳甚至香港,都有不少的漂泊一族。有的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仍然不能算扎根了,无论从身份、从口音、从对当地的情感来看都有差异。漂泊,无法感知自己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切实联系。个体生存因此失去了内在根基,沉入孤独的困境,最终陷入深深的焦虑中。这种体验有时是共同的,自视甚高但又无法融入当地社会,自认为有点成就却又无人喝彩,总是找不到身份或是归宿感。芯说,是啊,从文化层面来说,现代社会人们无论身处何方,对定义自己身份都有无法解脱的惶惑。换句话说,每个身份都形成一个集合,而这无数多个集合交汇的那一点,恰是自己所在的坐标。在社会急速流动的今天,人的矛盾身份也在不断的游移,没有一个固定的所在。换句话说,移民身份焦虑与其说表现了一种认同感的匮乏与需求,不如说是深刻的现实焦虑的呈现;与其说是自我身份的建构、自我实现,不如说是如何在身份中获得认同。”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情人》中一批华人对于身份及其文化身份的追索,实际上是关于文化认同与文化融合的追索、自我确认和自我实现的追索。这是目前全球化世界的一个基本的世界性认知,它也因此深入了新移民叙事的书写主题。因为对于芯这一代移民来说,“落地生根”已经不再是她们移民的根本目的,不断地游移倒是她们永远的处境。“移”成为她们的本质性根性。“移”与自由追索在这里是同义的。移民将永远面对文化身份的认知这一永恒命题。《美国情人》以此透彻的书写扩大了新移民文学的思想美学向度。

陈瑞琳针对这一问题说“从早期的《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新大陆》等作品内容看,表现的是人物的个人经历,并没有深入到新移民的心态及情绪发展、对自己归宿的考虑以及对自己未来的思考,而后来出现的《白雪红尘》、《留学美国》等作品,思考的成分就远远超过早期的新移民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眼光已经放开了,出现了全

局性的观照,作家考虑的已经不是个人的经历,而是这一代人的命运——追求什么,失去什么,得到什么,将面对什么。这个时候的新移民文学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了。”^{[9] (P52)} 吕红关于“*I am Chinese*”的新移民的文化身份与融合的书写,对于新移民文学内涵的提升,显然是在这个基点之上,因为转换视点、转换重心后的新移民文学的书写内涵,比这些理论家、批评家的要求与期望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转向与变化——从传统美学的命运关注转向现代文学的深层自我及其文化身份的焦虑层面,从这些身份认同焦虑转向对世界大同理想的想像。

因为如前所述,对于芯等新一代现代性移民来说,在异乡他国“落地生根”并非根本目的,他们移民,首先不是仅仅为了改变国籍身份,从中国人变成美国人,而是变成融合丰富文化的世界人、世界公民;他们从此岸世界到彼岸世界,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求得探索和转变,是为了转换一种活法,是对于新的生活方式的探求,是为了寻找新机会,实现自身价值。《美国情人》关于新移民的书写就在这个基点上:它紧紧围绕世界华文文学的基本视点或焦点——文化身份与文化交流融合的视点展现叙述,以挖掘移民心理内涵为主,极其详尽地展现了当代新移民如何“移民”,如何在美国找情人、做情人,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如何在异域文化、社会和历史语境下探寻文化身份认同与自身生命价值实现的历程。这使其书写站在了一般移民史书写没有的社会、文化、心理和哲学的制高点上,充分展现了自我确认、文化融合与认同以及世界性的全球化的现代性思想。所以,《美国情人》已经不像我们熟知的新移民文学的经典,如严歌苓的《扶桑》和张翎的《金山》那样,去诗史般地展现百年来移民的历史进程,以及一代移民在种族、文化、语言等差异下的艰辛奋斗的苦难史,甚至去反思那些过去的历史,从中找出人性、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也不仅仅是现代个体新移民的传奇式生活奋斗的经历书写,而是芯这一代新移民的心灵史书写;不是移民漂泊史和新移民文学惯常的“二元对立叙事”的文化冲突、割裂史的书写,而是芯、倪蔷薇等一代女性新移民的文化思考、认同史和世界大同理想的书写。由此我们看到,对于新移民移民的内在心灵动机的挖掘,对于新移民在现代都市化、后工业化离散都市语境下的情人追梦境遇的书写,对于新移民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下走向世界化、全球化中的自我确认、自我实现的详尽书写,使《美国情人》书写的移民和移民书写站在了伦

理和美学的制高点上,使其表现的“现代性”思想内涵和全球性意识也骤然提升了。移民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全球性人类文化融合运动,它预示着“人类由追求社会的、物质的、科技层面的进步将演进到注重‘心灵’‘精神’层面的探索,找到超越人种、肤色、民族、国籍以及宗教派别的人类心灵的共同点,认知人类的‘同源性’和‘平等性’,从而达成四海一家的和平的远景。”^{[10] [P104]}《美国情人》最终实现了陈公仲先生所期待的新移民文学张扬世界大同这种文化理想的文学使命^{[11] [P59]}。

四 自恋、自我宣泄与电影叙事:文学审美创新

新移民诗人李兆阳认为,自恋和自我宣泄是艺术发生的真正源泉“文学艺术作品的最初动力是普遍存在的自恋情结。”“艺术作品是作者自身一种经过审美化的自我审美再现或表现。大凡艺术创作力旺盛的人,必定是极度自恋的人。比如梵高……梵高自恋的程度,远高于一般人——我每翻开梵高画册,都为梵高许多幅自画像着迷:一个农民形状的荷兰人,两只深而忧郁的眼镜,从各个角度观察自己,欣赏自己,仿佛要把自己骨子里的好处都要看个透,回味个够似的,可爱的让我舍不得放手的梵高,就是这样个极度自恋的梵高。至于大家熟悉的蒙娜丽莎,有考证说那是达芬奇的自画像,只不过被画家加了女人的外形而已了……至于诗人,自恋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我读郁达夫文字的时候,我读来读去总读出这个神态来:瞧我郁达夫,一身才气,我的出身,我的相貌怎么能配上我呢?里尔克念念不忘自己的贵族血统,而但丁七八百年前就说自己是有史以来第六大诗人,屈原‘世人皆醉独我醒’,更是自恋。”^{[12] [P196]}这是阐释了艺术产生源泉的部分原因的。因为没有这种自恋与自我宣泄,梵高和郁达夫们的艺术便不能作出清楚的阐释与赏析。《美国情人》将自恋与自我宣泄上升到了艺术哲学的高度来书写——它从现代性的自我宣泄及其自我心灵辩白的艺术观念出发,展现了新移民的心灵史以及现代移民的现代性追寻。它是一部书写自我追索、自我实现的小说,必然就是这种艺术观的产物。

与小说书写自我、自我实现的现代内涵相一致的,是小说在叙事上的独特创新。这与其展现的新移民小说的现代内涵完美结合:为了突破新移民叙事通常的题材雷同化、叙事趋同性的藩篱,表现新移

民叙事全新的思想内涵,《美国情人》采取了与表现这种内涵相一致的现代小说的叙事方式——心里剖白和电影叙事化的叙事模式^{[13] [P382]}。

《美国情人》有两个并列平行的叙事线索:新移民芯与美国情人皮特、国内前夫刘卫东之间的爱恨情仇为一条线索,新移民倪蔷薇和投机政客移民林浩的情感纠葛为另一条线索。整部小说以第一条线索为主,在引言和94节合计的95节里占有76节,第二条线索占有19节,它们分别是5、6、9、14、19、28、29、30、34、38、40、42、55、57、65、66、82、83、94。它们穿插在第一条线索里,但和第一条线索构成了平行关系。两组故事采用共同的叙事模式:心灵剖白与电影叙事的叙事模式。这首先在小说的“引子”与第1节以及结尾的91、92、93、94节上充分展示了出来。“引子”自说在夏威夷度假的经历,第1节以电影手法呈现总裁豪宅中的热闹场面,93节展现芯获奖的精彩场面,94节展现倪蔷薇的心灵追索。这是《美国情人》的基本叙事结构与叙事模式。在本文看来,这种叙事模式至少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心灵考辨式叙事,二是电影蒙太奇、画面呈现式叙事,三是现代心理小说的意识流叙事。因此,读《美国情人》,我们如同读《追忆似水年华》一样,感觉到人物意识深处的深刻颤动,也如同看电影一样,欣赏到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诗艺的画面,还能够发现精微细致的心理分析与驳难,从而得到多样的审美感受与体悟。

事实上,《美国情人》的叙事性探索受现代小说“探求生活意义”的现代叙事观念影响极深。小说的故事性弱化,现在进行时的叙事,日常生活及其细节的呈现,叙事视角的含混化,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分离和混合,抒情性、议论性因素及其成分大量涌现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现代小说叙事的明显痕迹。这是我们阅读《美国情人》最先得到的审美认知。因为《美国情人》由一个“引子”和94节内容构成,其故事的连贯性和环环相扣是存在的,不是一盘散沙,但很难说它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好看的情节化小说。小说名为《美国情人》,似乎讲丈夫、情人的俗滥的情爱故事,其实小说里这些内容都是支离碎片化的,芯与情人皮特的情人关系只是几个画面及其回忆的片段,与丈夫刘卫东的夫妻关系也只是书信之间的相互穿插。整部小说可以说是新移民芯和倪蔷薇“如烟往事”的心灵独白。小说的现代主义和印象派特色非常浓厚。就是说,当作者把新移民现代追寻的“如烟往事”以自我独白和电影叙事

的模式呈现出来的时候,新移民文学及其华文文学史上真正的扛鼎之作便诞生了。《美国情人》叙事上的这种探索是成功的,这使它与当下流行的数以百计的新移民小说比较,简单写实的雷同化倾向没有了,有的是深刻的意识流动和心灵思辨色彩。可以说,《美国情人》以自我宣泄的表现主义艺术观,书写具有新移民动机的新的移民、传达新移民的现代性追寻意识和独特的新移民叙事探索,推动了新移民文学的长足发展,它也因此成为新世纪以来新移民叙事除张翎《金山》之外真正的扛鼎之作。

参考文献:

- [1] 吕红. 彼岸追寻[J]. 美华文学 2005(3).
- [2] 曾宁. 地母[J]. 美华文学 2004(4).
- [3] 吕红. 美国情人[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6.
- [4] 宗鹰. 草根文学长篇新收获——从《佳丽移民记》到《金山有约》看穗青创作[J]. 美华文学 2003(4).

- [5] 杨伯淑. 全球化: 起源、发展和影响[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6]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 [7] 吕红. 海外移民文学视点: 文化属性和文化身份[J]. 美华文学 2005(冬季号).
- [8] 索菲亚·孚卡. 后女权主义[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 [9] 陈瑞琳. 追溯历史的脚步: 北美行杂志关于新移民文学的首次探讨[J]. 北美行 1999(1).
- [10] 王季庆. 拙火——生命的秘密·总序[J]. 美华文学, 2005(4).
- [11] 陈公仲. 新移民文学的新思考[G]//陈公仲. 文学新思考.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9.
- [12] 李兆阳. 自恋与艺术[J]. 美华文学 2005(2).
- [13] 江少川. 女性书写·时间诗学·影像叙事[G]//吕红. 午夜兰桂坊.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

Root Causes for All Migration: On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and Narrative Innovation of New Migrant Novel from *American Lover*

CHENG Guo-jun¹, HAN Yun²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2. Department of Water and Soil Research, Xi'an Bran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an 710043, China)

Abstract: The new migrant novel *American Lover* focuses on modern immigrant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makes out a new value to the pursuit of new immigrants. It is obvious that this novel contributes greatly to new immigrant literary narrative as followings: Firstly, it describes “new” inner spiritual basi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adventure of migrant, and further improves novel narrative from realistic and factual description of immigrant experiences and reflection of history to investigation of interior and philosophy. In this way, it deepens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of new immigrant literature. Secondly, it exhibits postmodern context of a group people dominated by family separation, prevailing feminism, sexual freedom, the public materialism expansion and loneliness, i. e., female migrate complex self-realization, psychological pursue and efforts towards globalization in a separate society. Therefore, it improves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new immigrants literary. Thirdly, it combines the film narration with narrative images to explore new paths to convey not only the narrative of profound thought but also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narrative art. *American Lover* can be fully understood as its unique aesthetic dimension trends and literary development of new immigrants.

Key words: *American Lover*; migrant psychohistory; narcissistic art;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recognition; film narrative

(栏目主持人 李洪华; 责任编辑 胡海金)